



逐浪者文丛

改革的前景：中国与世界

PROSPECTS
OF
REFORM:
China and the World

赖海榕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逐浪者文丛

改革的前景：中国与世界

PROSPECTS
OF
REFORM:
China and the World

赖海榕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改革的前景：中国与世界 / 赖海榕著.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3
ISBN 978-7-5117-2050-4

I. ①改… II. ①赖… III. ①政治事件—研究—世界 IV. ①D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020882 号

改革的前景：中国与世界

出 版 人：刘明清

出版统筹：董 巍

责任编辑：王 晶 曲建文

责任印制：尹 珺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座(100044)

电 话：(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 真：(010) 6651583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金泽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字 数：248千字

印 张：15.75

版 次：2014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 价：48.00元

网 址：www.cctphome.com 邮 箱：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 信：中央编译出版社 (ID: cctphome)

淘宝网店：编译出版社书店 (<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吴奕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电话：010-66509618

目 录

中国篇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前景	3
中国政治稳定的三个基本要素	20
中国传统文化及价值观与自由民主的融合	24
民主并非选圣贤而在释放社会创造力	34
中国人素质太低不能实行民主吗?	45
市场经济条件下应该实行基层的民主自治	56
基层民主选举与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	66
对以农村为起点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的探索	79
竞争性选举在四川省乡镇一级的发展	87
国民党处理二二八历史包袱的智与不智	104
台北百万红潮的和平起落是维稳的成功案例	108
促进了党政转型与社会和谐的台湾地区地方竞争性选举	111
柏林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对中国和东亚国内改革的影响	121
韬光养晦是价值不是手段，是道不是术	128
再论韬光养晦是价值不是手段	130
领土争端可选择国际法庭裁决	135
古代的“无为”通今天的“小政府大社会”，中外文化非势如水火	138
涉及民族关系的中英文词汇的再认识	141

外国篇

如何看西亚北非政治剧变	145
以主动改革应对中东巨变	152
中东：以改革保持和促进稳定	158
互联网在西亚北非巨变中的作用	161
叙利亚不是利比亚不是也门	165
美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战略意图	168
埃及与叙利亚：美国的得与俄罗斯的失	172
误判与止损：俄罗斯应对叙利亚变局	176
普京的两个支柱：石油高价与苏联情结	181
俄罗斯追赶西欧北美的三大障碍	186
瞻仰甘地墓，体认非暴力思想	191
印度作为自由民主体的多元基础	194
苏共和法共的教训	196
美国两党的学习与调整	198
英国工党的学习与调整	202
朝鲜经济状况与改革前景	205
中朝特殊关系的基础和动力已改变，现在仅是正常的国家关系	211
越南领导体制改革的探索	213
越南共产党的宗教政策	220
印度：以尊重族群多样性保持稳定	225
苏联：消除多样性未避免分裂	228
欧洲处理多族群国家主权和统一的新原则	231
国际法庭裁决新马岛屿争端	233
国际法庭裁决尼喀岛屿争端	236
国际法庭裁决尼哥岛屿领海争端	239
行包容型制度则国富，行抽取型制度则国穷	241

中国篇

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前景^①

摘要：“二战”后去威权化或民主化浪潮，绝大多数是危机推动的；五年内周边国家和地区发生大变化的可能性小，对中国改革不会有太大影响；短期内中国改革大步迈进的可能性不大，因为国际国内的结构性动力不大；没有大步迈进并不意味着不会小步朝前，小步向前是必然的。

今天讲“国际视野下的中国改革前景”，实际上还是邓小平的方法。邓小平在1992年深圳南巡的时候讲，我们必须加快推进改革，为什么？如果我们不改革，周边国家改革了，发展了，生活比我们好了，我们的人民是会不答应的。

所以，要了解中国未来怎么发展，五年、十年、十五年、二十年后怎么发展，一定既要了解国内，也要了解国际上的形势，尤其我们周边国家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发展状况。

另外，我现在要讲的很多只是从实证角度看会发生什么，不一定表示将要发生的这些事情到底是好还是坏，应该不应该，这由各人取舍。大家的价值观不一样，可以有不同的看法，我只是根据各种指标判断会不会发生，什么时候发生，是实证研究的成果。

国际形势的实证研究就是看各个国家的变化，主要从两个角度观察：一是

^① 本文发表于凤凰网2013年1月17日，为凤凰网大学问（第36期）讲座的实录，由周东旭编辑。

看政治体制，因为体制会约束人，会塑造人的行为；二是看政治的行为，行为当然由人去做，是由自己的价值观决定，比如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政治行为会反过来影响制度的构建和发展。

所谓现代主义的价值观是指我们需要得到物质的提高，为了得到物质的提高，愿意牺牲自己一些精神性的东西，可以去服从权威，有一个人带领我们致富就可以。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观不是这样，强调个性、自己的尊严，强调自由、人的权利，在已经获得了（物质）满足或者说基本满足之后，更注重精神的东西。

人的价值观一旦发生差异，对人的行为会有很大影响，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例子：都知道毛泽东和邓小平有区别，区别非常大，为什么会有区别？很多人认为，因为邓小平出过国，毛泽东没有。这种解释是对的，但只是看到问题的一个方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邓小平比毛泽东小 11 岁，不要小看这 11 岁，11 岁可以造成巨大的价值观差异。我与在座的各位可能相差十几、二十岁，我们的价值观就会非常不一样。

毛泽东 1893 年出生，到 1911 年他已经度过整个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政治思想已经成熟，所以，皇帝对他来说是非常自然的东西，总统对他来说完全是一个外来物，就像植入身体的另外一个异体器官。邓小平小毛泽东 11 岁，1904 年出生，1911 年要上小学的时候，已经是民国了。他开始接受的教育就是社会存在一个总统，总统是被人民选出来的，当然，选举的过程可能被操纵，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总统甚至是要退休的，有任期的，对邓小平来说皇帝是一个过时的东西。

不要小看这个年龄的差异，差 11 岁可以造成价值观非常大的差异。如果精英的价值观不一样，他对整个政治体制的影响比民众因价值观不一样的影响更大。这是方法论的解释，接下来看具体案例。

“二战”后民主化浪潮大多数是危机推动

全球 100 多个国家，各国体制在过去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我们从两个视野看，时间视角不一样，得出的观察结论也很不一样，先看 200 年左右的

视角。

在弗兰西斯·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中有一个表格显示，在 1790 年，全球只有 3 个民主政体，到 1848 年有 5 个，1900 年的时候是 13 个，1915 年有 25 个，到 1990 年有 61 个民主政体（其中 100 万人口以下的国家没有列入统计范围）。可以看到民主政体在全球的扩展，趋势非常明显。

表 1 200 年视野下的全球民主化趋势

	1790	1848	1900	1919	1940	1960	1978	1990
美 国	×	×	×	×	×	×	×	×
加拿大			×	×	×	×	×	×
瑞 士	×	×	×	×	×	×	×	×
英 国		×	×	×	×	×	×	×
法 国	×		×	×		×	×	×
比利时		×	×	×		×	×	×
荷 兰		×	×	×		×	×	×
丹 麦			×	×		×	×	×
意大利			×	×		×	×	×
西班牙								×
葡萄牙								×
瑞 典			×	×	×	×	×	×
挪 威				×		×	×	×
希 腊			×			×		×
奥地利				×		×	×	×
西 德				×		×	×	×
东 德				×				×
波 兰				×				×
捷克斯洛伐克				×				×
匈牙利								×
保加利亚								×
罗马尼亚								×
土耳其						×	×	×
拉脱维亚								×
立陶宛								×
爱沙尼亚				×				×
芬 兰				×	×	×	×	×
爱尔兰					×	×	×	×

续表

	1790	1848	1900	1919	1940	1960	1978	1990
澳大利亚				×	×	×	×	×
新西兰				×	×	×	×	×
智 利			×	×		×		×
阿根廷			×	×				×
巴 西						×		×
乌拉圭				×	×	×		×
巴拉圭								×
墨西哥					×	×	×	×
哥伦比亚				×	×	×	×	×
哥斯达黎加				×	×	×	×	×
玻利维亚						×		×
委内瑞拉						×	×	×
秘 鲁						×		×
厄瓜多尔						×		×
萨尔瓦多						×		×
尼加拉瓜								×
洪都拉斯								×
牙买加							×	×
多米尼加								×
特立尼达							×	×
日 本						×	×	×
印 度						×	×	×
斯里兰卡						×	×	×
新加坡							×	×
韩 国								×
泰 国								×
菲律宾						×		×
毛里求斯								×
塞内加尔							×	×
博茨瓦纳								×
纳米比亚								×
巴布亚新几内亚								×
以色列						×	×	×
黎巴嫩						×		
合 计	3	5	13	25	13	36	30	61

资料来源：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第49~50页。

另外一个曲线图，这是赛德曼在2004年做的研究，考察1816年到1998年180年间民主政体在全球国家中的比例。在1920年左右、1970年代左右，有两次大的提升和飞跃，但是这期间也有两次大的倒退，即二战前和二战中以及1960年代。1920年之前，基本上是持续增长，1970年代中期以后，是持续并非常快速的增长阶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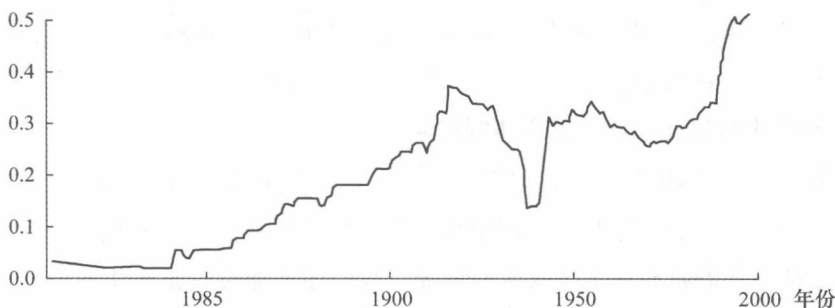


图1 1816~1998年民主体制在全球的扩散

资料来源：Lars-Erik Cederman,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Conquest and Regime Change: An Evolutionary Model of the Spread of Democracy and Peace”,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04) 48, pp. 603~629。

19世纪初，民主政体占全球所有国家的比例不到5%，甚至只有3%，但是到2000年的时候，已经超过50%，超过一半国家已经是民主国家，这是200年的视野。

再看一下比较近的情况，70年的视野，也就是二战以后的情况。大体上在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是去殖民化运动时代，很多国家从前殖民政权宗主国获得独立，尤其在亚非拉三洲。但在独立过程中，多数新成立的独立政体很快变成威权主义政体。

70年代这一波浪潮之后，开始民主化或者至少是去威权化。首先第一波是在70年代中期，1974年葡萄牙发生“康乃馨革命”，实际是中下层的军官发动，推翻独裁统治长达42年的萨拉查的一次运动。他们在枪支上插着康乃馨，所以叫“康乃馨革命”，这是70年代后欧洲第一个倒台的威权政体。

西班牙佛朗哥政权从1936年一直到1975年一直实行独裁统治，佛朗哥1975年一死，西班牙马上就进入民主化进程。西班牙和葡萄牙进入民主进程立刻拉动他们过去的殖民地拉美国家去威权化。

第二波东欧苏联的情况我们比较熟悉，1989年到1992年，很多东欧国家包括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从苏联独立出来，变成民主政体。

第二波的情况实际上与第一波不太一样，第一波很明显集中在拉美地区，第二波好多地区同时发生去威权化和民主化运动，一个是东欧苏联；另外，受到拉美和东欧影响，一部分非洲大陆的国家也发生去威权化运动。在1988年和1998年之间，东亚的韩国以及我国的台湾地区在1988年开放党禁之后，1996年有第一次所谓的“总统”选举。然后还有印尼，1997年底苏哈托被推翻，1998年哈比比开始向民主体制过渡。

第三波就是2004年左右的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所谓的“颜色革命”。最新一期就是2011年起中东好几个国家如突尼斯、利比亚、埃及、也门，包括现在的叙利亚正在发生的情况，我们还不能说它是民主化，因为前景还没有完全明朗，但至少是去威权化，这样讲是站得住脚的。

那么，二战后去威权化或者民主化浪潮有什么样的特点？我觉得它有几个动力，首先一个动力就是经济危机，绝大多数是危机推动的，只有非常少的一两个例子是统治者主动改革，比如中国台湾的蒋经国主动改革，还有墨西哥的革命制度党，但这是凤毛麟角。

比如苏联，实际是计划经济已经维持不下去，所以才需要改革。现在都讲戈尔巴乔夫改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他先启动了政治改革，然后再启动经济改革，其实不是这样。1985年戈尔巴乔夫改革首先是想解决经济问题，也首先启动了经济改革，跟中国差不多，想搞承包制。但是因为苏联的计划体制比中国更严密，经济改革推不动才转向政治体制改革。

戈尔巴乔夫为什么要改革？首先是因为苏联经济已经撑不下去了。东亚也是，尤其是印尼的情况特别明显，完全因为1997年的金融危机。还有这次中东，实际是因为失业率太高，尤其是青年的失业率，即由经济衰退所引起。中东地区是从突尼斯开始爆发的，其实突尼斯在2006年以前是非洲的模范生，经济增长5%左右，2007年以后，因为受到危机影响，立刻衰退，失业率迅速高涨，因此在2011年发生了变革。

第二个动力是政权缔造者或者是强人的凋谢。因为自然的原因，人都会死，这在西班牙非常明里。佛朗哥1975年去世后立刻开启民主化进程。苏联

在斯大林 1953 年去世时，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发生一次强烈的政治地震。1956 年谴责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发表以后，很快波兰、匈牙利、捷克包括东德爆发了不同程度的政治动荡。

强人凋谢会作为改革的契机或者动力，但也不是都如此。比如非洲有一些情况，整个社会结构、经济结构没有任何变化，一个独裁者死后，另外一个独裁者取代，并没有因独裁者死后就变成民主政体。

那么，变革还需要一种什么基础呢？这个国家尽管是独裁者统治，但是经济发展很快，工业化、城市化，还有人的生活水平、教育程度提高了，生活方式改变了。在这种情况下，独裁者死后，民主化的几率或者说去威权化的几率非常非常高。

还有一个特点是任何一个地方的民主化运动，或者体制改变，都会有溢出效应。比如核心国家会带动它的关系国发生类似变动，就像西班牙民主化后，立刻带动它的前殖民地（多数是拉美国家）发生民主化；苏联发生改变，立刻带动原先在他权力笼罩下的东欧国家发生大变化。边缘国家也会冲击核心国家，比较典型的就是这一次的中东浪潮，首先在突尼斯爆发。突尼斯实际是中东边缘国家，中东核心国家是埃及、沙特和伊朗。

五年内国际变化对中国改革不会有太大影响

刚才通过 200 年和 70 年的视野，分析了过去的特点，得出一些规律性认识，现在用这些规律性的内容去考察预判一下将来会怎么发展。

分区域来讨论，比如现在最热闹的中东地区。埃及、利比亚、突尼斯和也门已经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去建立新秩序。现在最热的叙利亚，也还需要时间。阿萨德家族统治的终结已经没有什么分歧，大家都认为会垮，现在有分歧的是他到底还可以撑多久。美国的 CIA（中央情报局）在 12 月初发布报告说，在 8 到 10 个星期之内就会倒台，有人说他可以撑过 2013 年。绝大多数人认为 2013 年他会倒。

伊朗作为中东的核心国家之一，情况比较复杂一些。就我个人的一些观察，伊朗已经发生世代更替，现在占主体的是 1979 年以后出生的人，在伊朗

的政治舞台上有很大力量。他们还不是精英阶层，但他们在民众中已经有很大的影响力。

2009年总统选举时，可以看出它的精英阶层已经出现分裂，穆萨维和内贾德对选举计票结果的公正性以及投票公正性有分歧，表明伊朗的精英已经分裂。在这种情况下，伊朗的变化是可以预期的，在总统选举时会走向不确定。另外，哈梅内伊是政权缔造者之一，1939年出生，他和霍梅尼、拉夫桑贾尼这些人都是1979年革命的中坚力量、领导者。假如伊朗不在总统选举时发生大变化，我想在哈梅内伊凋谢时，伊朗的变化不可避免。

从中国来看，因为中东有石油，而且有宗教，这是影响中国的杠杆。我们有很多穆斯林在埃及的爱资哈尔大学学习，这是一所宗教学校。埃及的政治变化一定会通过爱资哈尔大学以及其他渠道影响到中国的穆斯林教徒。

综合来说，五年之内对中国影响不大，因为已经变化的国家需要时间稳定，还有很多国家没有变化，但十年以后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

中亚是我们周边的国家，如西边的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等。这些国家在独立以后，基本上还是威权体制，像哈萨克斯坦的纳扎巴耶夫从1991年一直统治到现在；卡里莫夫在乌兹别克斯坦一直统治到现在。

政权缔造者的凋谢影响非常大，我们举中亚的另外一个例子：土库曼斯坦的尼亚佐夫，脱离前苏联独立以后就是他统治，一直到2006年去世。他一去世，三天时间土库曼斯坦就修改了原有宪法。

纳扎巴耶夫是1940年出生的，卡里莫夫是1938年的，再活五年应该没问题，但是能否再活十年、十五年不能很好判断。从中亚的情况来说，五年内对中国的影响不大，因为五年内这些国家不太可能发生变化。

新年时我们关闭了和塔吉克斯坦的关口，因为人员的流动对我们会有影响。它们还是原有体制，如果这些国家发生变化，对中国整个西北地区会有大的影响。

俄罗斯是一个中心国家，它的变化一定会带动中亚变化。2012年总统选举，普京在全国的得票率是64%，但是在莫斯科的得票率是47%。莫斯科是比较精英的群体，也就是说他在比较精英的群体中的支持率已经大大下跌，现在

还不能说被抛弃。当然，有很多人欢迎他，俄罗斯需要强人，每个国家都有这样的人，但更多的人可能并不需要强者，他们需要对自己的权利有更多主张。因此，2018 年俄罗斯发生变化的可能性是有的，2024 年普京绝对不可能再统治下去，一定要让给更年轻的人，要么就是被推翻。

曼德拉说，有智慧的政治家不仅要懂得什么时候上台，还要懂得什么时候下台。很多人不知道下台，不想下台，这个很糟糕。《易经》的乾卦说，上九，亢龙有悔，知进不知退，知得不知丧。这些都是亢龙有悔的代表，包括卡扎菲、穆巴拉克、萨利赫、本·阿里。

另外，从民众角度看，现在统治俄罗斯的人是谁？是苏联人，他们是在苏联出生、长大、成熟，虽然生活在俄罗斯，但他们的心理结构是苏联的。只有 1992 年以后出生的，才是真的俄罗斯人。2010 年新俄罗斯人就 18 岁了，开始投票，这些选民代替旧苏联人的替代率是每年 2%。

俄罗斯每年都做“是否对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的调查，90 年代时有 85% 觉得惋惜，2012 年是 55%，对苏联的情结会影响人的政治行为。列宁墓就是一个例子，关于列宁墓有很多讨论，很多人要求迁走，它不符合东正教传统。为什么迁不走？因为过去有 85% 的人对苏联有情结，列宁是苏联的象征、缔造者，只要怀念苏联，就一定会反对列宁墓迁出去。

现在的选民替代率是 2%，据此，10 年以后只有 35% 的人还怀念苏联，他们会是俄罗斯的重要政治力量，但已经不是主导性政治力量。

如果俄罗斯发生变化，一定会带动白俄罗斯和中亚的变化。现在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已经统治白俄罗斯 20 年，他是欧洲大陆最后一个独裁者。白俄罗斯目前基本上还是一个计划经济体，没有什么改革，它为什么撑得住？因为俄罗斯在补贴它。

五年之内我认为对中国不会有影响，因为五年内普京还可以牢牢掌握政权，但十年以后，变化的可能性就大了，对中国可能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第四个预判是与中国在政治意识形态上比较接近的古巴和越南。古巴已经有了一些改革，现在的改革有点像 1968 年匈牙利的改革，允许一些私营小企业，比如雇工三个人以下或者五个人以下，可以经营饭店、旅馆、理发店之类。古巴与过去完全的计划经济不太一样了。再看政权缔造者，卡斯特罗 1926

出生，已经 87 岁，所以可以预期五年或十年后是一个什么样子。

越南现在的领导人基本上是建国运动的参加者，不能说他们是缔造者，因为越南是 1975 年南北统一的，这些人当时还很年轻，阮晋勇等在南北统一时，实际上是越共中下层的成员。

可以想象，十年以后，越南还不能肯定；古巴的变化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接下来是印度。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最近发表了一个报告，称到 2030 年中国会成为全球最强的国家和最大经济体，超过美国，美国成为第二。这是国内媒体不断报道的，实际上如果仔细阅读那个报告，还有一个信息：2030 年以后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是印度，也就是说中国虽然是第一经济体，但那时中国的发展速度已经降下来，而印度还维持高速增长，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引擎。

印度现在对中国没有任何影响。如果大家去过印度，就会知道，非常落后，它的基础设施可能落后我们 20 年左右，甚至都不止。现在中国人完全有资格嘲笑印度人，就像 80 年代台湾嘲笑大陆一样，现在台湾还会嘲笑大陆人吗？不会了。15 年之后，我们恐怕不一定能够嘲笑印度人。我认为 15 年之后，印度才会对中国有影响。

再看香港地区和新加坡，这都是华人社会，对中国会有影响。香港 2017 年要实行特首直选，2020 年要进行立法会议直选，直选会改变香港的政治结构，会对内地有影响。只要投票，当人们对将来体制的预期改变的时候，就会改变他现在的行为，虽然还是 1200 人投票，但是梁振英、唐英年的演讲、竞选运动都是对准香港市民的，这就是因为预期改变了，会改变他们的行为，改变他们的体制。

我们现在把新加坡当作一党主导的典范，可是新加坡之所以是这样的体制，仅仅是因为李光耀，如果李光耀不在场，新加坡体制一定会发生改变。其实，新加坡的体制在最近 20 年已经与过去不一样了，新加坡在六七十年代也是搞监听、新闻审查，随便把反对党人抓进去。但是最近 20 年，它对网络没有任何控制，网络是自由的，现在也有一些反对党通过激烈的竞选进入国会，而且李显龙自己已经说过，如果人民选反对党，人民行动党可以退出执政地位，也就是说他们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

最后看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情况。这些基本是二战以后独立的国家，都是威